

選妻記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四十一 卡德蘭 / 原著・張興華 / 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四十一

選妻記

卡德蘭 / 原著・張興華 / 譯

選妻記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④

著者	卡德蘭
譯者	張興華
出版者	明遠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電話：H 6 1 6 6 8 3
發行所	明遠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電話：H 6 1 6 6 8 3
印刷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版	1 9 8 1 年 7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一七年

僕人熄滅了壁上的燭火，偌大的餐廳，就只剩下桌上那盞金質燭台上的六支蠟燭在一片烏漆中發出柔和光暈。

金色燭火不僅閃爍在精緻的餐具上，還在晶瑩剔透的桌面輕盈地跳動著。

這是當時最時髦的一種擺設——桌面不鋪桌巾，擦拭得光滑雪亮，各色桌飾與映在桌面的倒影相互輝映，饒富情趣。

領班調好飯後酒之後，習慣性地向下掃視了一番，然後才滿意地領著其餘的僕人退下。公爵仰靠在椅子上，向坐在旁邊的那位紳士說：

「你今晚一直悶悶不樂，畢維，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那位紳士遲疑了一會兒，然後答道：

「你對我真是太瞭解了，諾倫，我想你大概猜到我有件事打算告訴你。」

公爵的臉上浮起一絲譏諷的表情，彷彿沒有任何事會使他感到新奇，更別說會提起他的興趣了。

說也奇怪，像他這麼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居然會對人生感到如此地煩厭不耐。

許多朋友對他百般地阿諛奉承，無非是想和他多攀點交情，他自然心裏有數，也和他們虛應故事一番。

唯一能對他有所幫助的就是這位紳士了。

畢維郝靈頓少校和公爵年紀相仿，但是看起來却年輕得多，這是因為他懂得享受生活的情趣，而且他個性單純直爽，能自得其樂，隨遇而安。

他們兩個真可以算得上是莫逆之交，畢竟他們一起在伊頓和牛津求過學，又在同一個軍團服役，患難與共地在伊比利半島上渡過一段漫長艱苦的歲月。

那真是一場鬼哭神號的戰役，每一個人都因而蒼老了許多。也許公爵就是在經歷了種種折磨之後，才對人生感到極端厭惡。

郝靈頓少校愛上了軍旅生涯，一直到現在，他還待在那個軍團裏，成了一位職業軍人。

公爵曾經是揚威戰場的年輕指揮官，後來父親去世，便離開了軍團。

他回鄉接管父親的遺產，又接替了父親在上議院和宮廷裏的職位。

他的歸來獲得攝政親王和名流貴族熱情的歡迎，這一切還不都是爲了他們切身的利害關係。

公爵很少和朋友在沁園晤面，這次意外地接到下屬來信，決定親自由倫敦到沁園一趟，還邀請了畢維郝靈頓與他同行。

郝靈頓少校欣然地同意了。

其實，公爵也喜歡獨自和郝靈頓少校相處，這樣他們可以一同沉浸在當年並肩作戰的回憶裏，通常其他朋友都絕口不提那些令人感傷的往事。

從他們來到這幢豪華的別墅開始，公爵就察覺出少校異於常態的神情，好像心裏有什麼話想說而又不知如何啟齒似的。

此刻，他曉得真相即將大白，心想，如果內情與自己有關那麼準不會是什麼好事。

他啜了一口葡萄酒說：

「快說吧！畢維，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

「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麼嚴重，」郝靈頓少校回答：「不過，你聽了恐怕會不高興。」

「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公爵回答。

「是關於禮查的事。」

「哦？」

「他做了一件笑掉別人大牙的傻事。」

「那也沒什麼大不了，他又不是第一次做傻事！」

「這次和往常不一樣，他已經向黛莉絲求婚，而且她也答應了。」

公爵大為震驚，眼中冒火，高聲罵道：

「我早知道禮查是個笨蛋，卻沒想到他會蠢到這種地步，居然要和黛莉絲結婚！」

「他和黛莉絲比起來要嫩得多了，所以才被她吃得死死的。」畢維坦率地說。

他無意識地把玩著杯子，又接著說：

「你知道，自從葛斯普突然變卦，取消婚約以後，她就千方百計想嫁給一個更顯赫的人以吐胸中悶氣。」

「是啊，葛斯普的母親在千鈞一髮之際拉了他一把，」公爵說：「當時黛莉絲還一直洋洋得意呢！事實上，他們差一點就要步入教堂了。」

兩人心裏都在想著這位侯爵的長子——溫文儒雅的葛斯普，如何拜倒在這位倫敦尤物的石榴

裙下。

他幾乎爲此埋葬了前途。

黛莉絲莫頓小姐的父親是霍爾公爵，驕奢淫佚終至窮途潦倒。五年前黛莉絲躋入了社交圈。毫無疑問地，她可以稱得上是絕色佳人，難怪當地的名門巨賈及花花公子莫不被她的嬌艷所傾倒，杯觥交錯之際也瘋狂地爲她舉杯相敬，直到酩酊大醉。

衆所周知，她結交男友，就像甩舊衣服一樣，一個接著一個，雖然她也曾小心翼翼地爲自己掩飾，唯恐緋聞公諸於世，但是每隔一段時間，俱樂部便紛紛下注猜測誰會是下一位受害者。

公爵聽說過他的繼承人禮查伍德正迷戀著這個女人，但他向來不理會這些傳言。

他一直認爲，讓禮查這個孩子親自瞭解黛莉絲妄想詐取他人錢財的卑劣行徑，對他並沒什麼處。

如果他能半途自行醒悟，那麼下回要再付出感情時，自然會格外謹慎。

然而，黛莉絲預備和禮查結婚，却是他始料未及的。現在他覺得自己幾乎和他的繼承人同樣愚蠢。

既然大家都知道公爵發過誓終身不娶，黛莉絲莫頓當然視禮查爲不容輕易放手的肥魚。擁有顯赫的地位，卻公然表示獨身的意念的確是受人矚目的新聞。

不論是依據常理或是傳統，公爵似乎都應該急於有子嗣來繼承龐大的產業，難怪大家對他遲遲未婚都深表關切。

對於他們的疑惑，公爵從未作過任何正面的答覆。

他只是表示他沒有娶妻的意念。因此，一旦他死後——這日子事實上並不很遙遠，禮查將順理成章地繼承他所有的一切。

雖然沒有人相信他能把持住自己的立場，但是四年來他一直堅守不移。他的情婦大都是嫵媚成熟的已婚女性。

在這之前，他從沒想到自己會擁有這個頭銜，因為他父親是次子，他伯父有一獨子，按理說繼承權怎麼也輪不到他。

然而，因著一連串意外事件，公爵竟出乎意料地登上權勢之位。

雖然他的私生活並非全然無可指責，但是在大庭廣衆之前，他給予別人的印象却奠定了他的尊嚴與地位。

他說到做到，事實求是，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

因此，一想到黛莉絲莫頓小姐這種人將成為沁園未來的公爵夫人，成為這幢豪華別墅的女主人，公爵受到的震驚的確遠超過畢維郝靈頓所能想像。

「該死！」他高聲地說：「誰要和她結婚！」

「黛莉絲早就算計好了。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禮查死心塌地地愛著她，若是她想要天上的星星、月亮，禮查也會想盡辦法摘給她的。」

公爵緊抿嘴唇。

「你是什麼時候得到的消息？」

「昨晚聽說的，當時我想最好等到我倆能單獨商議對策時再告訴你。」

「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公爵心情惡劣地說：「黛莉絲莫頓已經把禮查盯牢了，絕不會輕易讓他打退堂鼓的。」

「我也這麼擔心著。」郝靈頓少校同意地說。

公爵像尊雕像般呆在椅子上，畢維曉得他正在思考。

以往他們面對為數衆多的強敵，處境艱危時，他也看過公爵臉上有這種表情。

雖然多次面臨這種危急存亡關頭，他還是親眼看見公爵率領軍隊一次又一次反敗為勝，靠著堅毅不拔的意志擊潰敵軍。

此刻，少校覺得並不樂觀，畢竟打仗是一回事，愛情又是另一回事，何況禮查已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見公爵默默不語，少校又說：

「事實上，他們現在離這兒並不遠，就在德寧堡。」

「德寧堡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公爵說。

「沒想到戰爭結束以後，卻變得相當淫亂，」郝靈頓少校補充說：「有一次，我參加那個城堡的一個派對，結果簡直令我難以忍受，而黛莉絲却高興得渾然忘我。」

公爵似乎可以看到少校所形容的放浪形骸的派對就發生在沁園。

這個想法令他不寒而慄。

他知道一旦男女失去理性，一起狂飲作樂，其結果必然導致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他握緊雙拳重重地敲在桌上，桌子劇烈震動連水晶酒杯都彈了起來。

「絕不允許這種事發生！聽到了嗎，畢維？我絕不答應禮查娶這個女人！」

「但是你怎麼阻止他呢？」少校唐突地問。

「替我想個主意。我們在葡萄牙作戰時，你不是總有一大堆點子嗎？」

「如果真要想辦法的話，」郝靈頓少校回答：「我們可以綁架黛莉絲，或者遣送禮查回家！不過，在葡萄牙也許行得通，在英國可不行啊！」

公爵愁眉不展地說：

「一定得想出對策來。你知道她以前如何詐取孟斐斯，搞到最後他不得不離開英國。」

「一點也沒錯，」郝靈頓少校同意說：「孟斐斯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這回不僅是錢財問題，她還要成爲禮查的妻子呢！話說回來，雖然你憎惡她，却也不得不承認她的確能使你那些傳家之寶增色不少呢！」

「我情願親手把那些鑽石都扔到湖裏！」公爵暴躁地說。

他見酒杯空了，便伸手拿起葡萄酒，隨後又改變心意拿起另一瓶白蘭地。

「只要一想到黛莉絲愚弄了禮查和……我，」他說：「就恨不得要殺了她！」

「我想到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辦法。」

「什麼辦法？」

「你必須結婚，有自己的骨肉作繼承人。」

郝靈頓少校一面說，一面發現公爵臉上露出愠怒的神色。雖然他對公爵相當瞭解，却仍然免不了感到惶恐不安。

一時空氣凝重沈寂，只聽公爵平靜地說：

「不管是爲幫助禮查，或是爲防止沁園成爲大妓院，我都不會改變終身不娶的意念。」

「這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對結婚總是抱著這種荒謬固執的態度呢？」郝靈頓少校問。

當他說這話時，覺得用『荒謬』這個字眼絕不過分。

公爵不僅是英國數一數二的富豪，而且還長得英俊非凡，頗具男性魅力，所以那些追求他的女人絕不僅僅是貪戀他的財富或地位而已。

凝視著公爵，少校記起一個女人曾經坦白地說過：

「我愛諾倫，全心全意地愛他。自從他離開我之後，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歡樂。」

「他爲什麼離開妳？」

「我知道就好了，」她嘆息地說：「沒有一個女人能探知他內心深處。他就像一座冰山，沒有人能夠溶化他。」

那是種很特殊的剖析，少校想，不過類似這樣的話他聽過太多次了，所以也逐漸接受了這種說法。

根據自己的觀察，他曉得，這些漂亮的女仕對公爵付出了許多感情，公爵却吝於回報。

他向來很慷慨，有時慷慨得幾乎過度。然而那些愛他的女人並不以鑽石珠寶爲滿足，一心一意想獲得他的心。

可惜她們從無機會如其所願。

公爵似乎不想再談論這個話題，站了起來。

少校跟著他一同穿過懸著巨幅壁畫的走廊，走向寬敞的書房。

書房內羅列著整齊的圖書，還擺了一張舒適的大搖椅。坐在這間刻意裝飾過的書房的確賞心悅目。

少校一直覺得這是他所見過最吸引人的房間之一，而且這間書房和公爵的身份地位也相當配稱。

公爵坐在椅子上，面對著石砌的壁爐台，這些石塊是前一世紀初期，工匠特地由義大利運到英國的。

雖然時序進入春天，夜裏依然微有寒意，房裏生著熊熊的爐火。

少校站在壁爐前。

「你知道，諾倫，」他打破了沉寂：「真後悔告訴你這個壞消息，也許應該讓你自己去發現才好。」

「我倒願意由你來告訴我。」公爵回答。

「當初我也是這麼想。」少校直截了當地說。

「至少你能坦誠相待，」公爵說：「我們都很清楚，一旦禮查娶了黛莉絲莫頓，立刻會發覺自己生活在人間地獄裏。」

「他以爲黛莉絲愛他。」

「這就是我要說的，禮查太容易相信別人，太理想主義了。」

公爵停頓片刻，接著又自我解嘲地說：

「我也曾經如此愚昧過，但是早在他這個年齡之前，我就覺悟過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公爵回答：「不過由此我也能夠瞭解禮查的想法。」

「打算如何阻止他呢？」少校問。

「必須想出一個辦法來。」公爵喃喃地低語。

他倆又繼續聊了三個多鐘頭。

從來沒有一個話題能像今晚這般地使他們全神貫注。雖然他們也極力想換個話題，偏偏又免不了專注在黛莉絲莫頓和她新擄獲的俘虜身上。

她也一度在公爵和少校身上施展過妖惑的魅力。

對於她百般挑逗誘惑，公爵一向不爲所動。她熱情如火的秋波與紅唇都在暗示他，邀請他，他還是視若無睹。

郝靈頓少校雖然也遭黛莉絲莫頓勾引過，却也只是輕描淡寫而已，理由很簡單——他的財富

不夠多，地位也不夠重要。

在德寧堡的一次派對中，他領教過她的厲害。

他還記得，那晚她堅持要他到外面的露台上納涼，在月光下她看起來實在惹火極了。

她狡黠地盯著他。兩人斜倚欄杆並肩站著，她又作勢地向他移近了些。他不禁聞到她誘人的髮香，那身低胸晚禮服更讓他亢奮不安。

就在他即將克制不住的時候，身後傳來一陣醉酒的笑罵聲，他這才清醒過來。

他立刻毫不猶疑地帶她回到喧鬧的人群中。他曉得她羞憤到了極點，到現在還耿耿於懷。

壁爐台上的鐘發出了聲響，少校抬頭望望掛鐘驚叫道：

「已經一點了，如果明天一大早還要照你的習慣去溜馬的話，我現在非上床不可了！」

「好吧！」公爵說：「今晚聊了這麼久，可惜卻一無所獲。」

「也許我會在夢中得到啟示，」少校說：「不過我想希望非常渺茫。」

他走到門邊，發覺公爵並未起身便問道：

「還不準備睡？」

「等一會兒，」公爵回答：「我在軍中養成晚睡的习惯，到現在還改不過來。」

少校打著呵欠回答：

「既然如此就不奉陪了。晚安！諾倫。」

「晚安，畢維。」

他拉開房門走了出去。公爵順手拾起凳子上的報紙。

他打開報紙，隨手攔在膝上，坐著發起呆來。

怎麼辦？怎樣才能說服禮查讓他知道他正在自掘墳墓？

他一向視禮查如自己麾下的新兵，以前他常常照顧那些離鄉背井的年輕孩子，現在他對禮查也是如此。

那些孩子在戰爭的威脅下，迫不得已站上了砲火的第一線，不得不忍受隨著戰爭而來的種種痛楚。

有一次，他們夜宿葡萄牙村莊一間爬滿跳蚤的草寮，緊接著第二天又紮營在一座光禿禿的山丘上，可以說完全暴露敵人的火線之下。

在那個時刻，他明白這些孩子們心裏懼怕的不僅僅是咫尺之外的敵人，或是死亡的陰影，尤其害怕被同伴譏為懦夫。

當年和他們並肩作戰的情景此刻一一浮現眼前，他不由得回想著自己如何向他們噓寒問暖，在失意的時刻安慰他們，在沮喪的時候鼓舞他們。